

人世間

## 童真撷趣(外一章)

刘洪

那天傍晚,在小区那家药店的门口,我又遇见了那个六岁的小姑娘,她歪着头朝我笑。我问:“小家伙,你还认得我吧?”她没回答,却说:“你等着我哈!”说着,她转身跑进药店,很快就抱出了一个绿色气球,为我踢开了“足球”。

我很感动,坐在台阶上看她踢球。尽管我不看中国男足踢球,但是我很喜欢看眼前这个小姑娘踢球。

我们有过不浅的交情。

半年多以前,也是一个傍晚,在这家新开业的药店门口,我初次遇见这个小姑娘,她正在玩儿一只蓝色的气球。我坐在台阶上,看着她玩儿,笑着夸她。

就因为这一笑、一夸,她对我产生了好感,“爷爷,我还会踢足球呢!”我惊讶地问:“足球?哪有足球呢?”她晃动着那个气球说:“这就是啊,我踢足球给你看。”

她卖劲地踢开啦,呼呼喘着,满脸汗光。其实气球比足球难踢多了,飘忽不定,经常会一脚踢空。每踢空一脚,小姑娘就乐得弯下腰来哈哈笑。我跟着她笑,笑得比她还响亮。

为了把气球踢好,不至于再踢空,她动用起两只小手,脚在踢,手在捉,托着、拍着、打着,手舞足蹈的,让人觉得她不是在踢球,而是在跳火爆的气球舞。我笑着说:“小家伙你踢得真好看,像是在舞蹈!”

没想到,她一听,竟说:“我不踢球了,我现在跳舞。”

天哪,在药店门前那长长的水泥平台上,她真的舞开了,跳得那个欢啊,一会儿冲到平台的东头,一会儿窜到平台的西头,扭身、甩头、摆手、掐腰、前俯、后仰,还有劈叉呢,劈得两腿一字形,真是既激烈又柔美,既狂放豪放又中规中矩,看得我目不暇接,如痴如醉。因为跳得太投入了,她多次把她的白色小布鞋给踢上了天空,她仰着头,望着那鞋冲向天空又急速地往下坠落,乐得哈哈笑,弯着腰,拍着两只手笑。接纳了小鞋又辞别了小鞋的天空,霞光灿烂,像是在跟她一起欢笑。

奇怪的是,她为我献舞无拘无束,畅快淋漓,一旦平台下走过一个小孩儿,不管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,即使是一个赖着不走硬要妈妈抱的小熊孩,她都马上停下来,显得那么紧张。我问她为什么不跳了?回答是:“让小朋友看见了真不好意思!”

第二次遇见她的那个傍晚,她正踢着气球,她的妈妈、那个白白胖胖的药店女经理走出店

来,严厉地催促:“快进来,作业写完了再玩儿。”

小家伙对我说:“爷爷,等我写完作业再出来踢。”我点头说:“行,我等着你,等着你跳舞。”

等她的时候,我的肚子开始咕噜叫,夜幕徐徐降临,但我忍着饿,耐心地等她。我要说话算数,我不想让她对我产生一丝一毫不好的印象,不想让她心里难受。等的时候我在想,她为什么这么愿意为我这个陌生人踢球、跳舞呢?那个严厉的经理妈妈平时喜欢看她们踢球、跳舞吗?

那天晚上,她写完作业,又出来为我踢球、跳舞,又欢腾了将近半个钟头。

没过几天,她妈妈的药店关门了,变成了一家重新装修的小超市。我们这个小区,这几年经常有店铺关门,同时又总有新店开张,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如今,一年多过去了,我再没看见那个小姑娘。真希望不久后的某一天,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小区,我又幸运地看见她,看见她在妈妈新开的小店前踢着气球、跳着舞蹈,把一只小布鞋踢上霞光火红的天空,乐得弯腰哈哈大笑……

二

“马明宇——马明宇——你去哪儿?”昨天上午,我刚走出楼洞,就听见我们楼上有个小女孩朝楼下大喊。

“我跟妈妈去超市买东西。”距我不远处,一位小男孩仰着脖子、望着楼上回答,他正被他妈妈扯着手,走向小区大门口。

“记着哈,给我捎点好吃的呀。”提出这样厚脸皮的要求,她和这男孩肯定是一对“好哥们”。

“好哇!”男孩答得很爽快。“可不许反悔!”女孩喊。“咱拉钩上吊?”男孩喊。“拉就拉!”

于是,楼上的女孩和楼下的男孩齐声地喊了起来:“拉钩上吊,一百年不许变!”

脆脆的童声在两楼之间往复撞击,回声明亮。

太有趣了,这声画!我循声望向楼上,望那小女孩。可是,扑到眼前的是密密麻麻的窗口和阳台,很难一眼找出那个小女孩。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”我感受到王维五言绝句中的意境了。

我只得转头看眼前这男孩,只见他拉完钩,正跟着妈妈走,问:“妈妈,咱给她买点啥好吃的?”

妈妈的回答令我惊讶——“她从来没给你买过好吃的,你干嘛给她买好吃的!”

男孩愣了,一下子挣脱了妈妈的手,站在原地不走了,郑重声明:“我和她拉过钩了!”

“拉钩了也不买!”妈妈也大声地郑重地声明,“她没给你买过好吃的,你就不应该给她买!”

故事的进展超出我想象,男孩没有放赖倒地打滚,他动用了“缠功”,“买嘛!买嘛!”他扭动着身子,甩打着双臂,“给她买点吧!给她买点呗!”

好个有口才、有心计的小家伙!他那话里,既有祈求色彩,又带着轻松的无所谓的意思:“你即使给她买点好吃的,也花不了你多少钱哪!”

妈妈果然被打动了:“就听你的吧。”

男孩胜利地喊着:“妈妈是好妈妈!”他跑上前去,重新扯住妈妈的手。

“买什么你定吧。”妈妈说。

“巧克力!”男童脱口而出。“不行!太贵了!我就知道,你会趁此机会假公济私地买你自己最爱吃的。哼,门儿都没有!”

“要不,棒棒糖?”

“不准买糖呀糖的,甜食伤牙你知不知道?这样吧,还是由我来定吧,给你们每人买一小袋牛肉干怎么样?”

“好咧,谢谢妈妈!妈妈伟大!”

三

载满乘客的17路大巴,小心翼翼地拐个大弯,跑上了北马路。这时,一位坐在车窗边的男童大喊起来:“妹妹!妹妹!妈妈你看,那是我妹妹!”

男童身边的女子赶紧顺着儿子的手指看向窗外,然后拿出手机快速拨号,对着手机说:“我和小刚已坐上大巴车,正在二层上高高地看着你和莎莎呢。”边说边向车窗外招手。行人熙攘的路口西南角,一位怀里抱着女童的女人一边对着手机说话一边朝车上招手。

“让我来说。”男童抢过手机喊着:“姑姑!姑姑!我们在车上呢,车在跑呐,你和莎莎妹妹上俺家去吧!”他听着手机里姑姑的解释,焦急地眨巴着双眼,“姑姑,姑姑,你叫莎莎妹妹和我说话,快点呀!”他听着手机里姑姑的解释,睫毛长长的双眼失望、痛苦地眨巴着。

放下了手机,他对妈妈说:“姑姑说,莎莎妹妹在打瞌睡,很困了,不想和我说话。”说着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。

妈妈一把抱过他,给他擦着泪水,安慰说:“别哭别哭,下个周我叫姑姑和妹妹直接去咱家,再安排一次热闹的聚会,好不好?”

男童抽噎着说:“不准吃一顿饭就走,要吃两顿饭。不对,要在咱家住一晚再走!”

车窗外面,是午后的滚滚热浪和满世界的滚滚红尘。

## 连个儿童不如

一辆出租车撞了一辆自行车,时间是晚上8时许,地点在我家东面的十字路口。

我去海边散步路过车祸现场时,警察已经赶到,肇事司机和自行车车主已私下达成妥协:司机拿出600元赔偿费。

警察对两人说:“来来来,过来写份协议书。”

司机对自行车车主说:“叫咱过去写协议书呢。”

自行车车主把胸脯一挺,说:“你是撞人的,协议书由你写,我只管签字就行了。”

司机跟着警察来到警车前,警察掏出圆珠笔和一张白纸,拍在发动机盖上,说:“我说,你写。”说完,又从裤兜里掏出一支细长的手电筒,照着司机在纸上写字。

“2020年9月24日晚上8点左右,写!”警察说。

司机把圆珠笔放在手里,捏弄了好长时间,才勉强端起了书法家写毛笔字的手势,把笔尖往纸面上落,那笔尖是颤抖的。

“快点写啊!”警察被他的文绉绉给弄烦了,“我还有其他公务呢。”

司机仰起脸来央求道:“你把刚才的话再念叨一遍,好吗?”

“2020年9月24日晚上8点左右。这次听清楚了吧?写!”

司机点点头,鼓了鼓劲,终于把笔尖落在了纸面上。由于用力过猛,刚写完了那个“2”就把白纸给戳了个三角窟窿。

警察说:“你以为叫你扳手闸呀?用那么大力!轻点写。”

司机用捏笔的手背擦了擦头上的汗,喘了口气,笔尖在纸面上晃了几下,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似地,终于落笔继续写。歪歪斜斜地写完了4个数码,遇到了那个“年”字,他不写了,仰起脸来问警察:“年,那个年,怎么写?”

警察大惊,瞪着他:“这么简单的字你都不会写吗?没念过书吗?”

答:“念过。”

问:“念到几年级?”

答:“五年级。”

警察更吃惊了:“念到五年级连个‘年’字都不会写?”

司机擦着汗水说:“撸了多少年了,早忘了。”

警察叹息着,让司机伸出手掌,用圆珠笔在他汗渍渍的手心上规规整整地写了一个大大的“年”字。

司机继续写“年”,边写边看手掌,费了半分钟,才东倒西歪地写完了“年”。他又求警察:“刚才那段话你再念叨一遍,好吗?”警察苦笑一声,只好又念叨了一遍。

写那个“9”时,司机写成了“九”,警察说:“错啦错啦,统一起来,统统写成阿拉伯的。”

“阿拉伯的?”司机大慌,仰脸问,“阿拉伯是什么意思啊?”

“我的个老天,我真服你了!”警察喊起来,他伸长脖子寻找那个自行车车主。

“来来来,你过来吧,由你写吧。他不行!”

自行车车主胸脯一挺说:“我是受害者,我只管签字!”

警察说:“我的大爷啊,算我求你了行不行?我还有急事,快点过来写吧!”说完,他用手电筒照了自己的手表。

自行车车主一瘸一拐地走过来,先是满脸鄙夷地瞪了肇事司机一眼,然后抓住那支圆珠笔,开始写。

仍然是警察说,他写。当写到“相撞”二字时,他仰起脸,很庄重地问:“撞?哪个撞?”

“撞车的撞!”

“哦,我知道!可是,撞车的撞,怎么写来?”

“你也……我的天哪!”警察仰天长叹,要哭了,他用手比画着说:“提手旁,右面一个童字。”

“童?哪个童来?”

“儿童的童!”

“儿童的童?哦,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。可是……不好意思哈,再问一下,儿童的童怎么写来?”

“我的个老天哪!我真叫你们二位给改毛病啦!你们的文化水平啊,就是儿童水平!不!连个儿童都不如……”